



美丽的抉择

邵丹 著

上海图书馆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



美丽的抉择

邵丹 著

上海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丽的抉择 / 邵丹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
2015.10

(合众文丛)

ISBN 978-7-5439-6855-4

I. ① 美… II. ① 邵… III. ①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9919 号

总 策 划: 梅雪林

责任编辑: 王倍倍

特约编辑: 王卓娅

封面设计: 王 慧

封面绘画: 冯念康

丛书名: 合众文丛

书 名: 美丽的抉择

邵 丹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5.625

字 数: 94 000

版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855-4

定 价: 28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迟到的序言

倏忽，十年。

近十年。我又浪漫主义地四舍五入了。九年前，为了凑李清照离开青州时的年龄，就四舍五入过。现在发现，四舍五入是件很恐怖的事。生命，左一个四舍五入，右一个四舍五入，经不起。年轻时不懂。

如果不是急事回旧金山，本来正好要去济南的，是要再去看一下李清照的故居。儿时火车转站，济南是刻在心上的。

一时间人生的千疮百孔都被生存的努力塞满了。拖了多年的书稿，原预定飞机上读的，但如今横跨太平洋也太容易了，两餐饭，一小憩，再磨蹭看几页书，竟然到站了。直到取了车，开到多年前常约的西餐馆等朋友，满面风尘地点了一壶咖啡，暖暖一大口，才有时间有情绪趴在桌上写起中文来。

关于李清照的文字就是诞生在北加州热烈又寂静的阳光里。

倏忽，十年。重新开车，北加州的阳光如此耀眼，就像玻璃一样，有种坚硬的品质。美国的生活也像玻璃，亮而脆，如此决绝地让你一眼看穿，一无所有。这，或许也是纯净。

中国是混杂的，泥沙俱下，滔滔入海。我曾是个过于纯净的人，我在中国学习什么叫人世的慈悲与包容，这种接纳与理解，更是针对自己的。能有的，不过是自己，不过是好多年前掏心掏肺的率真文字。

如今看来，这批文字是典型的穿越设置。穿越必然导

致想象，尤其最后一篇，实在不能说是散文，或新散文，或创意散文。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文体，但就是这样，才彻底地表达了心里话。学长程宝林说过：这种吃语体非常适合你。

当年是吃语的年代。唯真一字。太纯粹，太脆硬。

倏忽，十年。就像当年的李清照离开青州一样，我离开了生活了十多年的旧金山湾区。过去这五六年，是一个不断地断舍离的过程。也大约就像当年的李清照一样，舍与留之间，我们已经想得太清楚。这个“太”字很沉重。

太多的拥有的确是负担，如盔甲，压住了灵魂。也只有舍离得当，足够轻，飘在半空中，又足够重，能等着风，恰当的风，把自己吹向自己选择的远方。

2015.8 于北加州 Golden Brown 坡下

目 录

迟到的序言	001
笔记：李清照	001
美丽的抉择	005
笔记：卡珊德拉	039
美丽的拒绝	043
笔记：昙阳子	078
美丽的菱落	082
笔记：伍尔芙	122
美丽的交错	126



附：

《美丽的抉择》读后 喻丽清 169

笔记：李清照

李清照是个让我觉得温暖的人。她的词，除了早年几篇少女情怀，大多都是凄云惨雨，但我觉得温暖。

读过的宋词里，太多的歌咏言志，太多的第三者旁观式的情与爱。很多词我都很喜欢，我喜欢苏轼的词甚于李清照的——但李清照于我，是个掏心窝的人，以至她的词就是她的一生。只是她的一生，论到真情实意，她可从来没有男性文人士大夫那种隔靴搔痒的香草美人气。正因为如此，读李清照的词，最适合的场景就是晴好的日暮相偎而坐，彼此感受对方的体温。欢喜或哀伤，都轻柔地交在对方手里，没有一点保留。

或许，是女人的关系吧。男人从爱里看出政治哲学，女人从政治哲学里看出了爱。李清照能写出“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”，最终这也成了她一生流离的背景与注脚。

而我作为读者，也是个女人。

我太早就认识了李清照，以致后来很多年里，总觉得她不够新鲜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平凡的白日梦里想象了战争与和平，想象了生与死，想象了爱与恨，然后重新认识了李清照。我感动于李清照在青州的世外桃源生活，我自己也曾拥有相似的生活，但真正的感动始于离开青州的那一刻，人生从此被颠覆，但那是一个漫长的折磨人的颠覆，在那个过程里，是一步一步地认清命运对我们真正的安排，是一步一步地退让与放弃，也是一步一步地坚守。在舍弃的过程里，是越来越纯粹的选择——生命中究竟有哪一样东西是万万不可舍弃的呢？

如今回想，天塌地陷，人们都会情愿死在青州，或者类似青州的地方。那里有一种平淡到隐隐犯傻的情调，是多少人努力的方向。我们对人生其实都没有高昂的寄许。

青州算得上故乡，青州更有一位典范夫婿，懂她，陪她一起玩各种智力游戏，但不善政途。有点书呆子气的赵明诚一离开青州就如同失了水的鱼，政绩不佳，更是在兵荒马乱里那么轻易地得急病而亡。

但留守青州不是我们可以拥有的选择。就算等到青州失陷，李清照与赵明诚应该是毫不犹豫地随朝廷南迁，就像他们众多的亲友一样。所谓“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”，那是过了江东之后的人才会写的。就算违背历史，青州得以幸免沦陷，我们所希望维持的那一份小儿女的心态，也是做不到的——生命是一个不归的衰落过程。

所以，李清照离开了青州，她的幸福家园，我的理想家园。那一年，她 36 岁。写这篇文章时，我也很快就 36 岁了。文字就这样开了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当年李清照那条路，从山东到江南，我走过；而碑帖遗失，以至后来的万物尽散，我亦前前后后都遭逢了戏剧化的呼应。我与她原是隐隐绰绰地重叠了。写的时候，我便真情流露。写着写着，我忽然发现我不是在写她，而是在写自己——我一直无法直面的我自己。

写完后一直不愿重读这篇文章。一部分蝉蜕了，墓场是这篇文章；一部分升华了，无法重回起点，起点也是这篇文章。我似乎与李清照挥手告别了，但又似乎没有。从此孤单着，但不孤独。萦绕于心的，不过是爱。一份小小的爱，能让家仇国恨都变成背景的小小的爱。这份爱没有方向，有点孤独，所以需要我小心陪着。

(2008.5 一稿，2015.7 二稿)

美丽的抉择

1

时间一定是早春，渗着青丝丝的寒意。

你我是两个三十六岁的女人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每一个女人都应该关注三十六岁——我们最能被称为女人的年龄。不是少女，亦不是妇人。没有光芒四射喧宾夺主的青春，亦没有无可奈何落花流水的暮年。只有三十六岁，我们开始懂得女人的丰厚含义，同时又具有实验室标本的最高价值。

你毫无疑问将是一袭白衣，这白衣曾随你经历过北宋

东京开元花灯的灿烂与喧嚣，这白衣也是你青州隐居的常服，早成你肉体的外延。三十六岁是你在青州的最后一年。青州是你的桃花源。你失去许多，但你拥有了桃花源。在青州，你还引鉴陶渊明的诗句，自号“易安”，命堂“归来”，你痴心地对赵明诚说，你心甘情愿死在青州。你，那时还有点小儿女的情态。直到三十六岁，你终于蝉蜕了最后一缕小儿女的心思。

你对面的我穿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亦从未在意。我低头一看，是肥大的水灰色运动套头衫。我不爱运动，得了坐骨神经痛还是喜欢静坐，但这衣服穿起来方便。紧闭双眼，手臂伸向半空，衣服坠落、笼罩，这过程中淡淡的被动，我很沉醉。我相信对大多数平民而言总是衣服穿人。我不是说衣装要考究到尺寸严丝合缝，走起来衣服的韵动就像爱人俯在爱人的身上。我是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自己的肉体。肉体是一座孤独的注定日渐颓废的庙宇。当然了，三十六岁仍有观赏价值。

你和我会客套吗？“你好。”“你好。”或者，按你的规矩相对作揖？还是，我们面对面站着，等待我们身躯四周的磁场渐渐融合，然后无言落座。

应该是在我家。我的书房。我没有命名。我将是无声无息的一个过客，于人世，于这间阳光盈溢的书房。

我确知你爱茶，但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。“喝茶吗？有两年前的龙井新茶，也有尚未开封的安徽毛尖，还有日本的米茶、英国的红茶，后两种都是袋装的，喝英国茶，其实是为了吃那纯银托盘上一小粒一小粒的各式甜点。据说当年为了拓展殖民地糖业，英国本地疯狂推行下午茶；就像后来美国汽车商为了挣钱，竭力宣扬郊区生活与购物中心的概念。你想不到连茶或房的背后都有如此深远的机谋。我们在为谁而活？”

三十六岁了，我总爱跑题，不再为别人而遵守什么主题。你一直微笑着，对我透露的阴谋很有兴趣。你对智力的沉迷远甚于喝茶或者化妆。

“对不起，要喝哪种茶？”我反而尴尬了，起身等着你的选择。我是自己的丫鬟，我将下楼去泡茶，麻烦你随意看看。

“英国红茶吧。”你说。

我没想到你会点红茶，很是为难：“这——可是，我没有奶，也没有甜点。我，我平时只放点蜂蜜，蜂蜜这东西是简易的人参……”

“就照你的方法好了。”

这是客随主便，还是雍容大度？

看我还在犹疑，你起身道：“我们真的要喝茶吗？”你走到窗边，卷起百叶窗帘，好大一面玻璃在阳光里融化了，书房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，你转过身来，躯体的轮廓闪闪发光。我差点忘了你早已成为天使。

2

你转身一眼看到了琴。没有琴盒亦没有琴囊，掩了块林园秋兴的金陵锦，平睡在书架顶端。你对琴并无兴趣，但这是我书房里你唯一熟悉的对象。但你也很难有陌生感，这里一桌一椅，都来自那在全球拥有成千上万家连锁店的公司，单薄的三合板，廉价的化纤布，你现在去十家书房，会有七家看上去眼熟。沙发还算有点个性，也只相对而言，来自另一家规模稍小的连锁店。都是单一色块，

简直线条，哪里会像你那个时候，雕个花儿，题个字儿，带个迷宫样的后花园，有山有水，点缀着无需实用功能的亭台楼榭。

我并非妄自菲薄。最近美国正流行仿古，我在另一家超大连锁店里看到大量从中国乡村收来的古旧家具，价格惊人。我如果咬牙也能拥有一套明清家具，做个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。但我还是安心目前这个风格。你也知道现在地球资源日渐匮乏；你也知道物极必反，总体而言，精雕细刻的时代已被历史厌倦。

“我是极简主义的信奉者，”我说，“极简主义，Minimalism。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添加英文版本。是对自己的翻译没有信心，还是想表白自己对这一流派接近原教旨主义的忠诚，连翻译都似乎是一种亵渎。

你只打量我素面朝天。有点偏题，但我欣喜这一偏题，因为从这方面看，你也是个素简的人。你盘着清水高髻，为了一场千年的聚会，簪了朵黄菊；你平时饭蔬衣简，少不得的只是茶余饭后的斗智。